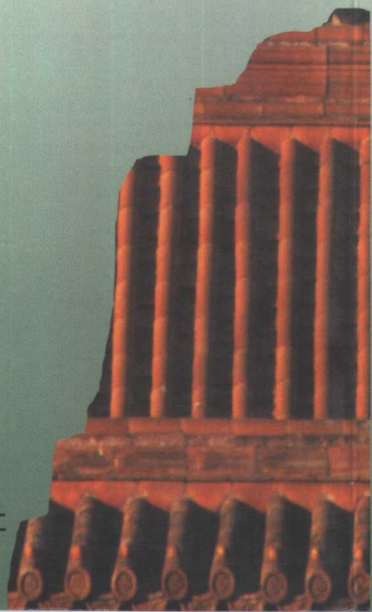


郑天挺 著

清史探微



了解了过去整理历史档案的困难,就要理不分类就不能利用,要利用不能不过过去整理时有一个很大的错误,至今想满汉文两部分硬给拆开了。清入关后规定文字(在前,蒙文也是一种,共三种)的牌匾,太庙的神牌,以及印玺、关防等右行的(由左向右写),汉文是左行的。尊,那个卑,那个是主,那个是从,称为题本也是满汉合璧的。左一半满文,译满汉文的内容是一样的。当时部署部章奏文籍”的《清会典》卷二)。只有由于主官不识汉文,或举极微末,现存满文档案中并非全部都是有意把它拆分为二的。到清代后,同治帝、光绪帝、慈禧太后都不懂满文时,为什么将满汉合璧的题本拆成两份文件?主要动机是为了减少度,的内容既是一样,研究时用一种就能够翻译得不尽精确(康熙时有此指摘,又文档案。现在看来这是很错的。不但清代制度,而且造成误解,以为满汉文过去我们在北大整理的历史档案,也有些是主观的。为什么那样分?因为当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大名家名著文丛

郑天挺 著

清史探微

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史探微/郑天挺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7

北大名家名著文丛

ISBN 7-301-03827-5

I. 清… II. 郑… III. 中国-古代史-清代-研究-文集 IV
.K249.07-53

书 名:清史探微

著作责任者:郑天挺 著

责任编辑:徐京安 封越建

标准书号:ISBN 7-301-03827-5/K·254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电 话: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4140 编辑部 62752032

排版者:北京大学印刷厂

印刷者:北京大学印刷厂

发 行 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850毫米×1166毫米 32开本 13.875印张 348千字

1999年7月第一版 1999年7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25.00元

序

季羨林

北京大学出版社准备出版原北大历史系教授郑毅生(天挺)的《清史探微》。征序于汤一介教授。一介谦辞,推给了我。我何人哉,敢于佛头着粪耶!我也不敢写。继思我毕竟同毅生先生有六年同事之谊。像我这样的北大老人已经不多了,觉得又有不可推卸的义务。我之进退,实为狼狈。

既然非写不行,但自己对清史确无研究,对书中宏论,实不敢赞一辞。退而求其次,只好敲敲边鼓,提几点希望。这不过是藏拙的一种方式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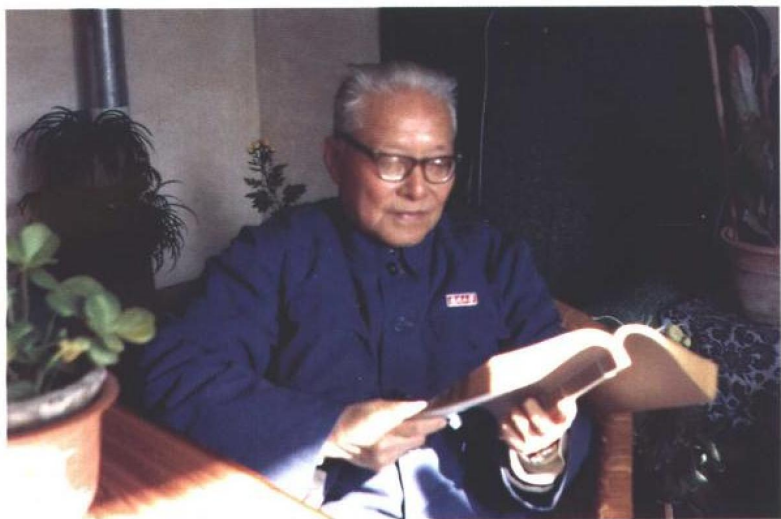
第一个希望是,北大历史系能够重现当年的辉煌。有人真正能承毅生先生的衣钵。在当年全盛时期,历史系教师阵容之强冠全国。自先秦时代起,一直到清代,每一个朝代都有国内外知名的学者坐镇,极一时之盛。1952年院系调整后,一些教授调离北大,其中就包括毅生先生。于是金瓯残缺,阵容难整。到了今天,虽然有一批学有专长的青年学者脱颖而出,在某一些领域内仍居全国领先地位;但是当年那一个能成龙配套的阵容已不复存在。这不利于北大历史学科的发展。这并非空发思古之幽情,实在是形势逼人。希望校领导和历史系全体同志有以改变之。

第二个希望是,大振清史研究,特别是满文研究之雄风。清朝是中国的最后一个王朝,满文是清宫廷官方语言。满文历史资料充斥故宫。满文老档的史料价值更为全世界有关学者所共知。在中

国研究清史和满文,特别是利用满文资料研究清史,实在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然而,环顾中国学坛,研究清史者人数不多,研究满文者人数极少,利用满文资料研究清史者,则更如凤毛麟角矣。而在日本,以及西欧一些国家,比如德国,则研究满文而卓有成就的学者则并不少见。对中国学术界来说,这不能不说这是天大的憾事。当年范老(文澜)曾努力聘请还活着的满族遗老,为青年学子讲授满文,其用心良苦,眼光远大,令人敬佩。后遂无问津者。希望有关的学术机构和学者个人,认识到这一个危机,努力矫正之。

第三个希望是,希望我上面的两个希望都能够实现,而且是越快越好。是为序。

1999. 2. 1



郑天挺(1899~1981)原名庆甦,字毅生,福建长乐人。1917年入北京大学国文系,曾积极参加五四运动。1921年参加筹建厦门大学,1922年入北大文科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并参加整理明清档案。毕业后在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1933~1950年任北大教授兼任北大秘书长,长期主持校务工作。西南联大期间,任历史系教授及北大文科研究所副所长,兼联大总务长。1946年北大复员后,仍任史学系教授、系主任及校秘书长等职。1952年后,奉调南开大学,先后任历史系教授、系主任、明清史研究室主任,曾任南开大学副校长、校顾问、全国人大三、五届代表等职。1961年兼任全国高校文科教材历史组副组长。晚年当选为中国史学会执行主席,第一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组组长及《中国历史大辞典》主编等。主编与合编教材有《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史学名著选读》、《明清史资料》、《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宋景诗起义史料》等。学术著作有《探微集》、《清史探微》、《清史简述》、《列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志要》等。

目 录

序	季羨林(1)
原序	(1)
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	(3)
满洲入关前后几种礼俗之变迁	(32)
清代包衣制度与宦官	(55)
多尔袞称皇父之臆测	(76)
墨勒根王考	(88)
释“阿玛王”	(92)
多尔袞与九王爷	(95)
清史语解	(100)
清世祖入关前章奏程式	(125)
明清的“两京”	(130)
中国古代史籍的分类	(133)
中国的传记文	(141)
《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序	(150)
《张文襄书翰墨宝》跋	(161)
《恬齋语文论著甲集》序	(166)
四川乐山《重修凌云寺记》拓本跋	(168)

《莲华盦书画集》序·····	(175)
孟心史先生晚年著述述略	
——纪念孟心史先生·····	(177)
杭世骏《三国志补注》与赵一清《三国志注补》·····	(184)
附：景印《三国志注补》序·····	(202)
书郑毅生先生《景印三国志注补序》后·····	(206)
张穆《月斋集》稿本·····	(211)
发羌之地望与对音·····	(226)
《隋书·西域传》附国之地望与对音·····	(233)
《隋书·西域传》薄缘夷之地望与对音·····	(243)
历史上的入滇通道·····	(246)
关于古地理学·····	(251)
关于徐一夔《织工对》·····	(254)
清代的幕府·····	(271)
清史研究和档案·····	(310)
鸦片战争前清代社会的自然经济·····	(326)
清代的八旗兵和绿营兵·····	(332)
马礼逊父子·····	(339)
宋景诗起义文献初探·····	(346)
辛丑条约与所谓使馆界·····	(361)
“黄马褂”是什么？·····	(366)
清代考试的文字	
——八股文和试帖诗·····	(369)

满族的统一·····	(378)
从《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看满族族源·····	(389)
牛录·城守官·姓长·····	(394)
清入关前满洲族的社会性质·····	(404)
清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续探·····	(418)
编者后记·····	郑克晟(434)

原 序

右近年读清史所作杂文十二篇，次为一集以求证于当世。天挺早失怙恃，未传家学，粗涉载籍，远惭博贯。比岁僻居无书，蓄疑难证，更不敢以言述作。独念南来以还，日罕暇逸，其研思有间恒在警报迭作晨昏野立之顷，其文无足存，而其时或足记也。通雅君子原其“率尔操觚”之妄，有以匡其违误，斯厚幸矣。

民国三十四年四月十二日，长乐郑天挺书于昆明靛花巷公舍之及时斋。翌晨闻美国罗斯福总统于其日逝世，即以此书为之纪念。

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

一 清代以满洲表部族

满洲之名,前史未见,明末建州女真始以自号。后世或目之为地名,(日本人)或目之为国号,((《实录》)或目之为部族之称;((《满洲源流考》)溯其原始,则或谓由于建州声转,((《东北史纲》)或谓由于西方佛号,((《满洲源流考》)或谓由于族内尊称;((《明元清系通纪》及《满洲字义考》)其说夥颐,非本篇所能尽。

清官书钦定《满洲源流考》卷一称:

按满洲本部族名,……以国书考之满洲本作满珠,二字皆平读。我朝光启东土,每岁西藏献丹书皆称曼珠师利大皇帝。翻译名义曰,曼珠华言妙吉祥也,又作曼殊室利大教王。经云释迦牟尼师毗卢遮那如来,而大圣曼殊室利为毗卢遮那本师,殊珠音同,师室一音也。当时鸿号肇称实本诸此。今汉字作满洲,盖因洲字义近地名,假借用之遂相沿耳。实则部族而非地名。(案此所引经文,据石峻先生考订,所谓“释迦牟尼师毗卢遮那如来”,盖出于密教经典,而“大圣曼殊室利为毗卢遮那本师”则无所据,或出于喇嘛传说,或由作者增文杜撰。其引翻译名义集亦有删节,曼殊华言妙,曼殊室利乃妙吉祥也。)

《满洲源流考》撰始于乾隆四十二年,(丁酉,公元1777年)其说盖本于高宗御制全韵诗自注。((《源流考》卷一并载其文)案满洲一词,满洲字作𡤙,音妈因朱(manchu)。曼殊室利梵文作 Manjuceri。所谓西藏岁献丹书称曼殊师利大皇帝云者盖属汉语译文,西藏朝贡清廷始于崇德七年即明崇祯十五年(壬午,1642)十月,王氏

《东华录》记其仪注有宣读达赖喇嘛来书之语，然书文失载，其原文尚待深考。《西藏考》（撰人未详，记事迄乾隆元年，见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附录雍正十二年（甲寅，1734）布鲁克巴（即不丹）及噶毕东鲁卜奏书，其于清廷概称“天下含生共戴满主西天大主”，《卫藏通志》（撰人未详，旧云和琳，余疑出于松筠幕府。）卷十五引作“天下含生共戴满洲西土大主”，则与乾隆所述盖不相侔。所谓满主是否曼殊之译文或满洲之别译，亦待详考。然终清之世以满洲为部族之称，与汉人对列，则未尝稍改。《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故宫博物院印行）卷四称，“（天命十年九月）甘泉铺南海州所属张屯，汉人欲叛，密以人通毛文龙，文龙遣兵三百夜袭其屯，屯中满洲人身无甲胄与之战，杀其四人，敌遂败走。”天聪元年（明天启七年丁卯，1627）五月初五日庚午太宗遣朝鲜王书曰，“自后若有尔国逃人，我即捕送，我国之满洲汉人……逃至尔国，尔即捕送。”（王氏《东华录》天聪二）天聪八年（明崇祯七年甲戌，1634）正月十六日癸卯，太宗遣萨哈廉语诸汉官有曰，“尔汉官皆谓满洲官员虽姻攻战，贪得苟安，不知忧国急公”；又云“当国中年岁荒歉，八家均出米粟赈济贫氏，朕与诸贝勒又散给诸固山满洲蒙古汉人赡养之，尔等岂不知乎？”（王氏《东华录》天聪九）均以满洲与汉人并称。是未入关前已然，非出后人改定。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述满洲源流，谓“其国定号满洲”，并注云“南朝误名建州”。《武皇帝实录》成于崇德元年，即明崇祯九年丙子，公元1636，（王氏《东华录》崇德一，十一月十五日乙卯条。）远在《满洲源流考》之前，其说应较可信。然考录中称为国者，大明朝朝鲜而外，凡有哈达，兀喇（乌喇），辉发，夜黑（叶赫），胡笼（扈伦），腓儿腓（喀尔喀），蒙古插哈拉（察哈尔），蒙古廓儿沁（科尔沁），蒙古兀轮特（兀鲁特）诸名；其中哈达，兀喇，辉发，夜黑又或称为部，不曰国；又或称为胡笼国中兀喇部，哈达部，夜黑部，辉发部；腓儿腓又或称为蒙古国腓儿腓部。插哈拉，廓儿沁，兀轮特在王氏《东华

录》概称部不称国。是《武皇帝实录》之所谓国，仍属部落之称。又《武皇帝实录》于太祖幼时述曰，“时各部环满洲国扰乱者有苏苏河部，浑河部，王家部，东果部，哲陈部，长白山内阴部，鸭绿江部，东海兀吉部，……各部蜂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战杀”；（王氏《东华录》天命一作：“时诸国纷乱，满洲国之苏克苏许河部，浑河部，王甲部一作完颜，董鄂部，哲陈部，长白山之讷殷部，鸭绿江部，东海之渥集部……争为雄长，互相攻战。”）又于辛卯年（明万历十九年，1591）述曰，“时满洲长白山所属朱舍里、内阴二卫，（王氏《东华录》天命一作：“未几，长白山所属朱舍里、讷殷二路。”）同引夜黑兵将满洲东界叶臣所居洞寨劫去。……太祖曰，……朱舍里、内阴是我同国，乃敢远附异国之夜黑劫掠我寨，盖水必下流，朱舍里、内阴二部终为我有矣。”内阴部既为“环满洲国扰乱”诸部之一，何以复有“是我同国”之言，既曰“是我同国”，何以复有“朱舍里、内阴二部终为我有”之说？可知其所谓国实指部族，与国无涉。意谓朱舍里、内阴二部远引异族加兵于同族也，此盖译文者之疏。然则《武皇帝实录》所称其国定号满洲，实即部族定号满洲。《清史稿·太祖纪》不取其文，易为“号其部族为满洲”（卷一），盖非无故。洲字本训水中居地，与原野迥殊，不曰满州而曰满洲，实避土地之名。天聪二年（明崇祯元年戊辰，1628）四月甲辰，太宗遣明使李喇嘛书曰，“我师既克广宁，诸贝勒将帅遂欲进山海关，我皇考（太祖）……因欲听汉人居山海关以西，我自居辽东地方，满汉各自为国，故未入关而返”，（王氏《东华录》天聪二）是当时关外固自仍其本称。近世强以满洲为地名，以统关外三省，更以之名国，于史无据，最为谬妄。满洲出于建州左卫，为女直支裔，即唐之靺鞨，周之肃慎，乃中华历史上宗族之一，清朝入关后散居中原，更不可以一省一地限之也。

二 满洲先世在元明之地位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谓清代祖居长白山东南鳌莫惠之鳌朵里城，(卷一)鳌朵里王氏《东华录》作俄朵里，注曰：一作鄂多理，盖入关后改定之译文，孟心史先生以为即元初之斡朵怜万户府。(《明元清系通纪》前编二)案《元史》五十九《地理志》二，辽阳等处行中书省合兰府水达达等路下称：

元初设军民万户府五，抚镇北边；一曰桃温，距上都四千里；一曰胡里改，距上都四千二百里，大都三千八百里；一曰斡朵怜；一曰脱斡怜；一曰孛苦江；各有司存，分领混同江南北之地。其居民皆水达达女直之人。各仍旧俗，无市井城郭，逐水草为居，以射猎为业，故设官牧民随俗而治。

斡朵怜或作斡朵里，《明实录》，《朝鲜实录书》，及朝鲜之《东国舆地胜览》，《龙飞御天歌》均见之。明洪武二十年(丁卯，1387)于其地置三万卫，《(明史)四十一《地理志》》明年徙开元。《明实录》洪武二十一年三月辛丑称：“先是诏指挥佉事刘显等至铁岭立站，招抚鸭绿江以东夷民。会指挥佉事侯史家奴领步骑二千抵斡朵里立卫，以粮饷难继奏请退师，还至开元。野人刘怜哈等集众屯于溪塔子口，邀击官军，显等督军奋杀百余人，败之。抚安其余众，遂置卫于开元。”(卷一八九)是元明以来我国疆圉固极于其地。

《元史》卷九一《百官志》七，诸路万户府下曰，“其官皆世袭”(八页)，又卷九八《兵志》一曰，“国初典兵之官，视兵数多寡为爵秩崇卑，长万夫者为万户，……皆世其官”。(一页)是斡朵怜万户盖世袭之官与土官等，而所谓“各仍旧俗”，“随俗而治”，亦与西南土司无殊。《元史·兵志》又云，“辽东之纥军，契丹军，女直军，高丽军，云南之寸白军，福建之畬军，则皆不出戍他方者，盖乡兵也。”寸白即爨爨，畬为畬客，(或曰畬蛮)皆地方之土族。女直与两者并列，更

知元初定制东北与西南初无二致。降及明初，踵事不改。《明英宗正统实录》一七四，正统十四年正月乙酉，英宗致速达可汗书称：“彼女直野人地方，附近辽东境，皆我祖宗开国之初设立卫分，给印授官，管治人民。”何乔远《名山藏》《王享记》五《东北夷·海西》条称，“洪武初归附，高皇帝为设都司卫所，官其酋长为都督，都指挥，指挥，千百户，镇抚等官，使因其俗自相役属，不给官禄，听其近边驻牧，保塞不为寇。”陈仁锡《潜确类书》卷十四《区域》九《四夷》三《东北夷·女直》条亦称：“其酋长为都督，指挥，千百户，镇抚诸职，给之印信，俾仍旧俗，各统其属，以时朝贡。”（崇祯十三年刻本）此与《明史》七六《职官志》所称“皆因其俗，使之附辑诸蛮，谨守疆土，修职贡，供征调”之西南土官，更无差异。永乐七年于东北设奴儿干都指挥使司，辖建州等卫一百八十四，兀者托温千户等所二十，以东宁卫指挥康旺为都指挥同知，（七年闰四月己酉《实录》，及《王享记》）并与兵二百同往护印。永乐十二年又益以辽东都司兵三百，敕逾二年遣还。（十二年闰九月壬子《实录》卷九十三）是建置之始，任流官，调客兵，与其他行政区域同。（孟森：《清朝前纪》一称，奴儿干都司不设府县，亦与辽东各卫所之隶属都司相等。）其后都司虽废，而关系未断，来朝晋禄史不绝书，而官辽东者若王翱、马文升、张学颜更以能威辑东北号名臣。清太宗自谓“我祖宗以来与大明看边，忠顺有年”，盖亦未尝不以边民自命也。（天聪四年木刻《谕官军人等榜文》，见《国学季刊》一卷二号。）

《英宗实录》一七四，正统十四年正月乙酉，英宗致瓦剌速达可汗书，有云：“去岁秋，女真野人卫分都督、都指挥等官来奏，尔瓦剌遣头目把秃不花等同兀良哈达子赍文书到各卫，……朕览其词，皆诱胁之意，……彼女真野人地方，……皆我祖宗开国之初设立卫分。……今可汗欲诱其往来交通可乎？且尔处亦有部属人民，朕遣人招之而来，可汗之心安乎？”是明初女真与瓦剌虽同为边外民族，而与明朝之关系固自不同，其地位亦大异。

据此可知，所谓“满洲”，久在疆理，早沾政化，元明授以爵禄，给之敕印，俾其世守，其性质实类近于西南大姓锡名自保之土司，其拥众抗命亦犹田州之岑猛，永宁之奢崇明，水西之安邦彦。迨其兵力强大，边吏委之外族以卸罪，世遂以域外拟之，过矣！

三 爱新觉罗得姓稽疑

明永乐初，循洪武故事，于建州头人多赐以汉字姓名，若阿哈出之名李思诚，《清史稿》作李诚善）释加奴之名李显忠，咎卜之名张志义，阿剌失之名李从善，可捏之名郭以诚皆是。（永乐元年九月，八年八月《实录》卷七一）。逮其子孙间亦蒙其赐姓，若释加奴子曰李满柱，阿哈出孙，猛哥不花子曰李撒满哈失里，李满柱子曰李古纳哈，均见之《明实录》，但仅蒙其姓未尝立汉名。当时赐姓以李氏独多者，窃谓由于唐开元中尝赐黑水靺鞨部长国姓，名之曰李献诚，《金史》一）故其俗相沿以为尊贵。若建州之王杲，王兀堂，哈达之王台，无涉于赐姓，亦非族氏相袭，《清史稿》谓明于东边酋长称汗者皆译为王某，《列传十《万传》）疑不尽然。杲与兀堂皆未尝称汗，或其先世尝赐姓完颜，或冒金国姓，故冠以王姓耳。（《金史语解》称完颜汉姓曰王）

清代先世或称之为童氏，或称之为佟氏。明初，《朝鲜实录书》，《东国輿地胜览》（卷五十《会宁都护府》下）称猛哥帖木儿为童猛哥帖木儿，其父曰童挥厚，子曰童仓；万历十七年《明实录》称奴儿哈赤为佟奴儿哈赤，《皇明从信录》及《东夷考略》均称奴儿哈赤姓佟，明末钱谦益称清太祖为佟奴，《初学集》四十三《岳忠武王画像记》）张鹤鸣谓清太祖与佟卜年同姓不同族。（《两朝从信录》卷九天启元年十月条。案：佟卜年，辽阳人，万历进士，实汉人。）童佟一音，是其姓历二百年未尝或改，盖与一时诡冒者不同。然既非明代锡姓，亦非汉字对音，其得姓之由必自有故。且汉姓累千，独以童氏为